

抗日战争时期,中国的文化精英大多转移到四川大后方,成都也成为一方文化热土。而作为成都地标的望江楼,得以和一大批的文化名人相遇,其中就有朱自清。

望江楼观看赛龙舟 与叶圣陶惜别九眼桥 朱自清曾在成都留下匆匆“背影”

和妻儿团聚 在成都进行“休假式研究”

朱自清(1898年11月22日-1948年8月12日),原名自华,号实秋,后改名自清,字佩弦。1940年夏天到1946年夏天,朱自清断断续续在成都度过了一段清贫而忙碌的时光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昆明,任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、系主任,并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。

那时因物价飞涨,校方给教师的工资也只能打折,教授们生计艰难。朱家人口众多,朱自清夫人陈竹隐这时又怀孕了,而扬州还有父亲和几个孩子要赡养,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。考虑到大后方成都的物价比昆明便宜,而且成都又是陈竹隐的老家,夫妻俩商量后决定搬到成都。

1940年5月,陈竹隐先带着孩子从昆明回到成都,经亲属介绍和帮助,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一个居民院的后院建了房。1940年8月,朱自清离开云南赶回成都,和妻儿团聚,也开始了她整整一年“休假式研究”的成都生活。

他利用这个时段,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文献,撰写了《经典常谈》,时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的叶圣陶称赞说:“它是一些古书的‘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’”。朱自清还与叶圣陶合作编写了《精读指导举隅》《略读指导举隅》这两本中国国文教育的基础工具书。这些中学语文参考书和学术著作,通过对若干代表性文章的详细解读、注释,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,方便青年学习中国古代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

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。图据成都市情网



朱自清在成都原居住地旧址宋公桥,2008年初拆除。图据成都市情网



竹波荡漾,一碧千里的望江楼。图据成都望江楼公园官网

最爱望江楼 曾和妻子去看端午赛龙舟

除了叶圣陶,朱自清当时还与在成都的李长之、巴金、吕叔湘、钱穆、徐中舒、陈白尘、陈中凡等交往甚密,大家一起研讨时事、学术、创作问题,也一起聚会饮酒、游览品茗,望江楼、文殊院、少城公园等地都留下了朱自清的足迹、诗词。

闲暇时,朱自清就带夫人与孩子在锦江一带漫步,最爱的去处自然是家对岸竹林掩映的望江楼。锦江的流水中,行舟点点,宛如画中仙境,这往往会催动朱自清的诗情。1941年5月30日,朱自清还和陈竹隐特意去望江楼观看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竞赛。

1941年晚秋,休假结束,朱自清要回昆明上课了。他考虑再三,还是将家眷留在了成都,只身返回云南。叶圣陶闻讯赶来相送,在九眼桥码头,遥看望江楼,两人相视,默然无语。从此天涯一方,不知何时才能重逢?彼此心生惆怅。叶圣陶临别时,以一首《送佩弦之

昆明》相赠:

平生俦侣寡,感子性情真。南北萍踪聚,东西锦水滨。追寻逾密约,相对拟芳醇。不谓秋风起,又来别恨新。此日一为别,成都顿寂寥。独寻洪度井,怅望宋公桥。诗兴凭谁发?茗园复孰招?共期抱贞粹,双鬓漫萧条。

1944年、1945年,朱自清都曾短暂地回到成都,而他最后一次到成都是1946年夏天,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办学结束,准备返迁。朱自清回到成都,准备带着家眷返回北平,这次,算是和望江楼长别了。

1948年8月12日,朱自清因患严重的胃病逝世,享年50岁。朱自清的幼子朱思俞曾听父亲说过和叶圣陶多次相聚望江楼的场景,那里,是他们的“老地方”。多年后的1961年,叶圣陶重游望江楼,感怀江波依旧,故人已逝,剩一人“怀抱徒伤”,于是作诗:

楼边丛林势干霄,江上烟波入望遥。顿忆佩弦埋骨久,隔江忍对宋公桥。

文/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蒲瀛:一个被遗忘的诗话家

□贾登荣

提到中国古代著名的诗话作家及诗话作品,人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欧阳修及《六一诗话》、严羽及《沧浪诗话》、袁枚及《随园诗话》……然而南宋时期一位有名的诗话家却被人们遗忘了,他就是出生于四川的蒲瀛。

蒲瀛,字大受,号漫叟,四川阆中人,生卒年不详。但从他与郭印、袁升之、何耕等诗人交往的经历推算,蒲瀛主要生活在宋徽宗、宋高宗年间。蒲瀛工诗、能词,宗法苏轼,是小有成就的诗人;更重要的是,他曾著有诗话集《蒲氏漫斋录》,得到不少诗人、评论家的赞许,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加以引用。遗憾的是,由于《蒲氏漫斋录》早已散佚,目前只能在南宋何溪汶编著的《竹庄诗话》、南宋魏庆之编著的《诗人玉屑》、清人袁枚编著的《随园诗话》等历代诗话家编著的诗话作品中,见到内容片断。梳理蒲瀛留下的这些诗话片断,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,他是一个有思想、有真知、有见地的诗话家。

学古不泥古 崇拜苏东坡

蒲瀛给人的印象是,他热切地希望诗人多读古人的作品,从而提高自己,

写出真正的好诗来。他说:“学诗须是熟看古人诗,求其用心处,盖一语一句不苟作也。如此看了,须是自家下笔要追及之,不谓追及与不及,但只是当如此学,久之自有个道理。若今人不学不看古人做诗样子,便要与人齐名,恐无此道理”。

在学习古人诗歌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方面,蒲瀛特别推崇北宋文学家谢无逸。他说,“谢无逸学古高洁,文词煅炼,篇篇有古意,尤工于诗。”

当然,蒲瀛提倡向古人学习,但也不是主张抱残守缺,墨守陈规,囿于束缚。他强调诗人要“自家机杼,风骨先立”。也就是诗人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,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,从而在诗坛独树一帜,自成一格。

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中,蒲瀛最推崇的是四川老乡——北宋著名文学家、诗人苏东坡。他在留存不多的诗话作品中,几次提及苏东坡的诗歌。他认为,苏东坡在诗歌中最擅长引用典故,其引用的典故既十分贴切恰当,而且让诗歌意象鲜明,让读者明白易懂。他说:“东坡最善用事,既显而易读,又切当。”

含蓄有意境 自然不做作

从蒲瀛的文学主张看,他提倡理学与文学合一。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只注重诗歌的“道”,而忽视诗歌的文学属性。他觉得,作诗要讲含蓄,有意境,才能让人既享受愉悦,又得到道理的浸润。他专门举了王安石晚年创作的《岁晚》诗来说明诗歌应该如何做到清幽雅净,含蓄凝练:“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,非少作之比。尝作岁晚诗云:‘月映林塘澹,风涵笑语凉。俯窥怜绿净,小立伫幽香。携幼寻新的,扶衰上野航。延缘久未已,岁晚惜流光。’自以比谢灵运,议者亦以为然。”因此他说,“诗文要含蓄不露,便是好处。古人说雄深雅健,此便是含蓄不露也。用意十分,下语三分,可几风雅;下语六分,可追李杜;下语十分,晚唐之作也。用意要精深,下语要平易,此诗人之难。”

蒲瀛主张诗歌要在用语措词上下功夫,但这决不是主张故意雕琢,故弄玄虚,追求文字的雍容华丽、奇妙晦涩。他指出,诗歌贵在自然,不做作,要如同山涧间的山泉,汨汨流淌,宁静平和。

炼句出妙语 修改出好诗

蒲瀛的诗学观是主张“文以载道”,但他同时也强调诗歌要精炼、形象,富有张力,彰显诗歌的艺术魅力,让读者受到启迪。他希望诗人在创作时要做到字斟句酌,妙语惊人。他认为,如果在一首诗歌中,只是使用一些平素大家司空见惯的词语,就不能达到诗歌应有的作用。所以他说:“凡炼句眼,只以寻常惯熟字使之,便似不觉者为胜也。”蒲瀛还以为,在一首诗歌中,应该有一些让人感到相当突兀、意想不到的句子,让读者一下子记住这些妙语。他还向人们传授炼句的方法:“五字诗以第三字为句眼,七字诗以第五字为句眼。古人炼字,只于句眼上炼。”也就是说,炼句是有规律可循的,必须在“句眼”上炼。

蒲瀛觉得,好诗是反反复复修改得来的。他曾论及杜甫《曲江对酒》诗中的“桃花细逐杨花落,黄鸟时兼白鸟飞”这两句,杜甫最先写的是“桃花欲共杨花落”,后来经过反复思考,改为了“桃花细逐杨花落”。从“欲共杨花落”到“细逐杨花落”,一下子就变得形象,充满动感,让读者眼前涌现一幅生动的画面。